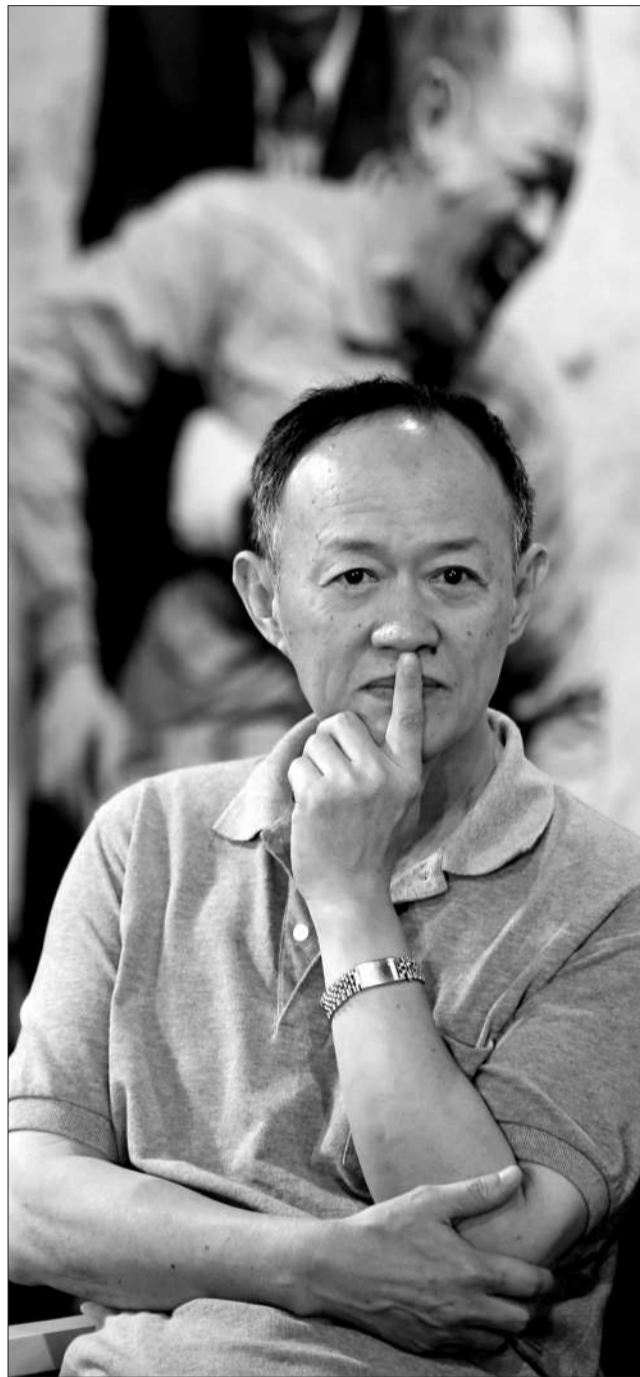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末开讲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探讨人生课题

# 金士杰 我在尘世的边缘上



金士杰上周出席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发布会。  
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



## 舞台

我一直不太合群。我现在做舞台，舞台有种基本精神就是不合群，它是一个跟时代很不搭调的东西。这个时代速度多快，舞台多慢。

## 孤独

孤独是我的天职，我不忧郁一下难过一下，我怎么睡觉。孤独是再多快乐都没法抵销的。生命让人不得不悲观，因为有生老病死，有这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事。

## 童年

七八岁的时候，每天夜深人静，我就在院子里呆站，望着满天星斗问天：“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将来会到哪里去？死了以后我还有没有？爸爸和妈妈都走了以后他们还在不在？你为什么不出现在？你为什么不说？”长大后我讲给别人听，人家会惊讶，但我以为这是最简单的人的问题。

## 理想的生活

假如生命允许我选择的话，我希望年轻的时候能周游列国，在每一个国家跟异国风情的女子谈恋爱。风流不是坏事，是很灿烂很愉快的。

金士杰站在哪里，都会让人恍惚，感觉这像极某些似曾相识的画面。这当中原因有二，一来是眼前这个人实在演过太多戏，多到难以计数，连他自己也摆摆手表示“没算过”；二来也印证了金士杰是个“太有戏”的人，从面部神情到身体语言，细到一个气息，一缕毛发都充满戏剧的因子。在果陀剧场的舞台剧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里，金士杰饰演一个罹患“渐冻症”的老教授，慢慢失去对身体的控制。戏的最后，他仅用眼珠子和喉结演戏，都能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，如痴如醉。

少年时的金士杰敏感、细腻，在无数个寂静的午夜，沉浸于孤独的快乐之中。七十年代，金士杰离开自小生长的屏东眷村，只身前往台北从事戏剧活动，而后的几十年里始终过着与物质绝缘的清静生活。如今，这个曾经的“不婚主义者”不仅结了婚，还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快乐的来源也变成了尘世里琐碎的幸福。这一切都有些措手不及，却又那么刚刚好。

## 简介

### 金士杰

生于1951年，是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的台湾戏剧工作者，被赖声川喻为“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”。他曾创办兰陵剧坊，期间创作了多部舞台剧本，其中《荷珠新配》可能是被台湾大学生搬演最多的剧本。他曾演出过不计其数的戏剧、电影和电视剧作品，最有名的戏剧角色是《暗恋桃花源》中的“江滨柳”。

## 谈生死

不管你几岁，都跟死亡很密切

新京报：这次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是关于死亡的故事，还展现了死亡的全过程。

金士杰：这出戏只是接触到了死亡这个残忍的命题，戏其实很温馨，好像亲人的聊天。它的死亡主题潜藏在底层，只是有的时候突然跑出来让你思考，而不是浮在面上使你恐惧。剧场里笑声不绝于耳，我也是当作喜剧来演。

新京报：十年前你出了自己的剧本集，王墨林有句评论说你的剧场美学“好像是一种战栗的、黑色的死之美学”。死亡似乎也是你的创作中常常萦绕的一个意象。

金士杰：我从小跟死亡打交道。小时候我们家住眷村海边，少年时代我常到海边独游，去乱葬岗散步，带本书去看，我觉得坐在乱葬岗上看书特有情调。大海也让小小年纪的我感觉到跟死亡很靠近，它恐怖、深邃、遥不可测。

新京报：那时见到过真正的死亡吗？

金士杰：很多。比如长辈过世，海里捞起的遇难者。还有动物的死亡，我有过一晚上不睡觉，陪着一只奄奄一息的狗，为它祷告“可不可以让它延寿，它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受这种苦……”。听着狗叫到天亮，我很自己下不了手，我应该把它勒死，而不要让它受这种苦。我一直觉得，面对死亡，你不可以有尊严一点，不要这么邋邋遢遢。我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，七八岁的时候我去游泳，一脚踩进深坑，我哥哥他们在聊天没注意到，等他们注意到时我整个人都下去了，喝水喝到没气了。那时候我在想，我这么年轻就要告别了，脑子里都是蒙太奇飞过去的画面。

新京报：剧中的莫利和您一样也是老师，也正在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时间会改变一切，衰老、疾病、死亡终有一天也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。你怎么看待这些？

金士杰：我以为每个人这一生，不管你几岁，你都跟死亡很密切地交往过。有段时间我腰椎间盘突出，寸步难行，家里电话响都接不到，走到那里电话已经断了。更糟糕的是大小便的事情，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尊严。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，你要接受你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，也许是一片落叶，落叶就是死亡，但它不会觉得我枯干了真丢人。

## 谈创作

编故事是次要，重要的是人和关系

新京报：兰陵剧坊时期你写了很多个剧本，对故事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金士杰：我从小对故事就有兴趣。小时候住眷村，爸爸喜欢给我们讲故事，小朋友围坐一圈听。他讲的故事经常把我们讲哭，苦儿流浪啊，可怜的小孩子找不到父母亲什么的。眷村的妈妈们也常讲故事给我们听。那个成长背景很利于我去胡思乱想。

新京报：你平时会怎么记录素材？

金士杰：我会记一个动作，一段对话，人与人的关系，碰到有趣的都会记。编故事反而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人和关系。人越清楚，故事就越清楚。每个人都是故事，从演员角度来讲更是这样。

新京报：未来退下来你最想做什么？

金士杰：做编剧是考虑之一，但我下笔慢，爱惜墨水。我不觉得写剧本是我的事业，它对我而言是很隐私的情感，好像我的日记本一样，我很珍惜很挑剔地对待它，所以完全

不急。

新京报：目前有什么想写的故事？

金士杰：有生之年我还要写个好东西，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不需要知道，他们自己会噤声啪啦跑出来。最近我对“学习”的主题感兴趣。比如电影《朗读者》，当知识来源于床，竟使人有点羞涩和不安，好像亚当偷吃禁果的感觉。

## 谈孩子

会生就生，没来就别来

新京报：你创作的输入管道是什么？

金士杰：生命本身给我的故事就很多，现在两个孩子来了，脑袋瓜里胡思乱想的事情更多了。我两个小孩一男一女，我老在比较他们性别上的不同，他们那么小就充满了性别的暗示，这些小端倪都能看到很多可能性，对我启发很大。

新京报：小孩给你带来什么改变？

金士杰：我好像变得祥和一些，笑得多了，确实觉得心里甜滋滋的，就好像谈恋爱的时候老藏不住，一个人在那儿笑。

新京报：你年轻的时候是“不婚主义”，去年结婚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，改变的原因是什么？

金士杰：我年纪大了才突然改变以前的想法。当我发现自己是一片落叶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不跟自己开辩论会了。没有了忿忿不平，结婚对我来说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至少我不需要故意把头转过去。如果孩子会生就生，如果没来就别来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自己是出世一些还是入世一些？你心思很细，考虑的问题很多，大约是一只脚踏在尘世里？

金士杰：我在尘世的边缘上。



金士杰在1992年电影版《暗恋桃花源》中与林青霞演对手戏。